

人民文学出版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学》编辑组



农民帝国

蒋子龙 著

农民帝国

蒋子龙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农民帝国/蒋子龙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人民文学出版社·新中国60年长篇小说典藏)

ISBN 978-7-02-007416-7

I. 农… II. 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61798号

责任编辑:包兰英

装帧设计:何 婷

责任印制:李 博

农民帝国

蒋子龙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100705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574千字 开本880×1230 毫米1/32 印张20.75 插页1

2008年9月北京第1版 2009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

ISBN 978-7-02-007416-7 定价51.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出版说明

在新中国六十年的历史上,几代作家在不同的时期创作了数以万计的长篇小说。我们作为新中国成立最早、规模最大、门类最全的专业文学出版社,素有“新中国文学出版事业从这里开始”之誉,长篇小说出版资源非常丰富。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我们从业已出版的长篇小说中遴选出部分优秀作品,汇集成“人民文学出版社·新中国60年长篇小说典藏”一次性推出。这些书目的选择,兼顾历史评价、专家意见、读者喜好,以及题材和思想艺术风格的丰富性,它们集中展示了新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伟大成就和发展变化,从文学的角度折射出中国特别是新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风貌。入选作品大都经过了时间淘洗,是可以流传的上乘之作。阅读或收藏,均富有价值。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年5月

目 录

上 部

1. 龙凤合株	3
2. 大耙	11
3. “代食品”	20
4. 砍棺材	59
5. 借地	74
6. 抢注	94
7. “土”与“壤”	106
8. 火烧蛤蟆窝	139
9. 辩论辩论他	170
10. 拆台	190
11. 四面出击	210
12. 结婚时代	242
13. 女人的命运	269
14. 倒春寒	280
15. 女人和小辫子	300
16. 骂	331
17. 闹	357

18. 死	393
19. 光棍堂	437

下 部

20. 转	459
21. 撞客	465
22. 钱的面孔	482
23. 话癆	499
24. 郭存勇死也拉个垫背的	519
25. “软蛋治不了浑蛋”	537
26. 逮捕	556
27. 死去活来	573
28. 咸鱼翻身	599
29. 陈康的画技	619
30. 判决	638

上

部

1. 龙凤合株

郭家店——并不是一家买卖东西的店铺。而是一座有着近两千户人家的村庄，坐落在华北海浸区大东洼的锅底儿。当村的人说这里有雨即涝，无雨则旱，正合适的年份少。平常能吃糠咽菜算是好饭，最出名的是村里的光棍儿特别多。历来这个地方有个不成文的规矩，谁要在郭家店用砖头打死了人，可以不偿命、不定罪。因为那肯定是误传，要不就是吹牛。郭家店压根就没有过砖，这是个土村，满眼都是黄的和起了白碱儿的土，刮风眯眼，下雨塌屋，因为所有房子都是泥垛的或土坯垒的。没有一块砖的村子，怎么能用砖头打死人呢？

住在郭家店村里的郭德贵，像土坷垃一样老实巴交，就是在盖起两间崭新的土坯房时累死的。他娶的是邻村苗家庄高家的姑娘，既是个要脸的又很争气，拜堂后的第二年就生下一对双胞胎儿子。村里的先生按照辈分给起了两个响亮的名字：郭敬天、郭敬时，并对郭德贵解释说，他有老天作美，时来运转该交好命了。他的父亲实际是他的大伯，因为绝户才过继了他当儿子，到他这儿却一块儿来了两个儿子，这还不预示着要兴旺发家吗？男人这一辈子的任务他一下子就完成一半了，剩下的一半就是给儿子盖两间房子，让他们能娶上媳妇。

可是，要想在郭家店行大运，并不那么容易。自古以来“人”和“口”都联在一起，管人叫“人口”，生孩子叫“添口”，有人就有口，有口就得吃，把粮食就都叫成“口粮”。郭家进入添口一下子多了两张嘴，而且

他们还是穷人家的“圣宝贝”，同时又是讨债鬼，全家得围着他们转，有点好东西全都塞鼓到他们的肚子里。没有几年工夫，高兴有了后的爷爷、奶奶，却在高兴和满足中先后被熬巴死了。

敬天、敬时这两个小子倒是命硬，壮壮实实地长成了半大小子。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本该高兴的郭德贵却心慌了，他必须早做准备，好给孩子们盖房子。谁都知道，农村有三大累：脱坯、耨地、拔麦子。从挖土、和泥、脱坯到砸夯、砌墙、上脊，最重的活儿都是郭德贵一个人顶下来的，两个儿子还没有成人，帮不上大忙，再说他也舍不得使唤他们，万一累伤了哪儿可是一辈子的事。就在房顶铺好苇子，他用麦滑秸和了泥，然后甩开大铁锨，一锨一锨地像发炮一般往房上撩……撩着撩着忽然眼前发黑，嗓子一痒，“噗”地喷出一口鲜血。他睁大眼，想一较劲把那锨鲜红的泥巴甩上房顶，不料两臂没有使上力，嘴里发腥，鲜血一口接一口地向外喷，他想合嘴却合不上了，最后竟变成一股血柱激射出来……整个人随之瘫倒在泥堆上，浑身抽搐，眨眼的工夫一个大活人便气绝而亡。

德贵老婆的娘家，日子也过得紧紧巴巴，帮不了她。过穷日子的女人再成了寡妇，就比死还难了，也因此便没有可顾忌的了。郭寡妇埋了丈夫，再请人给新房抹好了顶子，家里的粮食也就全折腾光了。她锁好房门，将脸往下一拉，带着两个孩子就外出讨饭去了。天津、北京、口外、关外，几年工夫她可跑了不少地方，有的时候过年回到郭家店来，年成好的时候在该种地和收拾庄稼的时候也回来。她讨饭有个规矩，赔笑挨骂吃苦受罪求爷爷告奶奶下贱受欺辱只由她一个人顶着，决不让两个孩子活得不像人。她默默地接受了丈夫的全部心愿，必须维护好老郭家的根脉，将两个孩子有模有样地养大成人。每到一处她都先找好落脚的地方，让两个孩子等在那里，她讨回饭来给他们吃，讨得多了会有自己一口，讨得不多就先给孩子们吃。但敬天、敬时很快就长成了大小伙子，他们怎么忍心看着让老娘一个人受累。这哥俩的长相如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一样的方脸直鼻，一样的长胳膊大手，天生都是干活儿受大累的坯子。哥哥郭敬天性情悍暴、狡黠，长这么大就好像没有能让他慊头的事，跟老娘在外面闯荡

这些年,这儿看点门道,那儿学点手艺,竟练成了一个能耐梗,修农具、做门窗、钉马掌、补锅补碗直至制作礼佛的香火,全能拿得起来。而老二郭敬时,性情就敦厚温和得多,像个尾巴一样天天跟在老大的后边,不多说不少道,凡事都听哥哥的。

其实做香并不难,剥榆树皮轧成面儿,再掺上点香料、锯末就行了。所以郭寡妇娘仨以后的出行就变了形式,哥俩轮流挑着一副担子,担子的一头放着香和敬天的木匠工具,另一头是个筐头子,坐着郭寡妇。一路有买卖就做买卖,揽到活儿就干活儿,没有买卖也没有活儿干的时候郭寡妇就讨饭。到以后稍微有点年成,日子一松快,郭寡妇和老二敬时就不再出去了,只有老大敬天一个人外出卖香,捎带着找点活儿干。四镇八乡,串街进户,好歹卖点香,就有活钱可赚,再顺手找到点活儿干,主家一般都会管饭,不仅能吃饱肚子也还能挣到点钱,没有钱的也会给粮食,所以他们家的小日子渐渐就算缓起来了。

日子一缓起来郭寡妇就准备办大事了,那就是给儿子们说媳妇。可她刚一兴心张罗,就赶上了一场秋涝,鞭杆子雨时急时缓地下了七天七夜,村子四外成了一片汪洋,她不知道这样的涝雨到什么时候会停,偏又赶上老大不在家,竟抓起口袋,叫着老二就冲进雨里。别的庄稼没有办法了,自己那半亩花生已经有八九分熟了,再不抢回来就会被沤烂,岂不就全糟蹋了!地里的水已经没膝深,她不能蹲不能坐,只能弯着腰伸直两条胳膊,将双手插到泥里去一颗颗地抠……娘俩冒着大雨整抠了一天,花生是收上来了,但她的十个指甲却都抠掉了,手指头肿得像小萝卜,白森森地翻着嫩肉。都说十指连心,但在地里的时候她并没有觉得有多疼,当时她确实急眼了,连命都豁出去了哪还顾得上手呀,但同样也在泥里抠唆,老二的手指甲就一个都没有掉……

雨停了以后,她把上锅爆干的花生仁掺进炒熟的黑豆里,一并拿到集上花钱做了十几个一巴掌厚、筐头子般大小的花生豆饼,大灾之年这可是救命的宝贝。等到大水一退,南边的灾民就一拨接一拨地拥过来,她用两张花生豆饼换了一个十七岁的安徽姑娘。当时姑娘一家三口已经饿得走不动道了,别小看那两张花生豆饼,够还剩下的

老两口子活半个月的，下卫、闯关东的路上不愁了。

成亲的当晚，郭寡妇把敬天和新媳妇推进里屋，自己和敬时在外间屋地铺上秫秸，上面放了被，娘俩就想打地铺了。敬天在里屋的炕上越想越不是滋味，到了还是冲出来，把娘和兄弟拉进了里屋的炕上。新娘子叫孙月清，吃了两天饱饭后精神立马就缓上来了，清清秀秀地挺招人爱。郭寡妇在外人面前摆出一副心满意足的笑模样，在儿媳面前却总有点过意不去，让人家成天跟婆婆、小叔子挤在炕上算怎么一回事！她心里盘算着在旁边再接出一间屋子，下一步好给老二再说个媳妇，她这一辈子的大事就算圆满了，也对得起没有福气看到的丈夫和老郭家的祖宗。

两个儿子都有的是力气，脱坯、和泥，再垒出一间屋子不算很难，中间开个门，跟老房子连在一块便成了一明两暗的三间房，不等干透了郭寡妇和敬时就搬进了新屋子。就在一顺百顺的时候，郭寡妇的如意算盘被敬时的婚事给绊住拨拉不动了，她自己上心，托人说合，确也碰到过几个茬儿，却没有一个能说成了。时间一长村上就有了闲话，说郭敬天哥俩实际上是共娶一个老婆，有的说是一个月一换，有的说是按单双日一天一倒。后来孙月清生了儿子郭存先，有的说像他爹，有的说像他叔，直到两年后孙月清又生下二小子郭存志，紧接着又生了闺女郭存珠，村里人的闲话也乱套了，说郭家这哥俩真不愧是双胞胎，在这种事情上也平分秋色，大儿子存先肯定是老大郭敬天的，二小子存志更像郭敬时，可老闺女存珠像谁呢？都像又都不像，还是随她娘……

哥俩娶一个老婆在郭家店并不稀奇，还有的哥仨、哥四个只讨一个老婆哪，以郭寡妇的心性不会真的在意这些闲言碎语，哪里的寡妇不受气，一个寡妇带大两个儿子，而且日子过得还不错，那些眼红心气的人说多难听的都有。不管谁是谁的孩子反正都是亲哥俩的，没有外卖，比你们娶不上老婆将要断子绝孙强多了。真正让她提着心的是，老二郭敬时根本没有心思要说媳妇，因为他喜欢自己的嫂子，甚至比他哥哥更爱他的嫂子，每当郭敬天数落媳妇，从小就对哥哥充满敬畏和百依百顺的他，总是站在嫂子一边，跟哥哥争。郭寡妇担心

大儿子的脾气，他可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村里的闲话他不可能没有听到过，对众人的闲话没有办法对兄弟还没有办法吗？就怕哪天他急了眼拿斧子劈了敬时啊！

这一天还没到，郭敬天自己却被刺刀挑了。那是一九四三年夏天，二十九军的大刀队在津浦线边跟日本鬼子打了个大胜仗，然后来到大东洼修整，就驻扎在大村郭家店。郭敬天看到赚钱的机会来了，就到东洼镇集上现买的黄黏米，做了一大锅切糕摆在村口的两棵大树底下卖。大刀队的一个排长吃了切糕却不给钱，郭敬天不依不饶告到了大刀队的队长那里。队长火了，这还了得，大刀队能让日本鬼子闻风丧胆，就仗着纪律严明，哪能容忍这种丑事，立即责问那个排长。排长却死活不认账，队长就跟郭敬天叫板，问他敢不敢对自己的告状负责？队长要在他的切糕摊前用刺刀挑开排长的肚子，如果里面有切糕，排长就活该被挑死，队长替他补上切糕钱；如果排长的肚子里没有切糕，郭敬天就得偿命。

郭敬天不能含糊了，如果他含糊就证明刚才是告黑状赖钱，便当场点头应下这场官司。于是在众人的围观下，队长真的一刺刀捅了下去，然后翻开排长的肚子，果然在里面找到了切糕，郭敬天得到了赔偿。到晚上一个战士又敲开了他家的门，交给他一笔钱，说部队明天一早就开拔，队长说他的切糕做得好吃，让他再做一锅，天亮前送到村口的两棵大树底下。郭敬天连夜将切糕做好，不脱衣服打了个盹，看着天稍微有点开亮，没有惊动家里人，一个人悄悄用小车推着切糕出了门……大刀队确实在当天的后半夜就撤走了，可是天亮后有人发现郭敬天死在了两棵大树底下，同样也是被人用刀开膛破肚，车上的切糕却纹丝未动。他的弟弟郭敬时守在旁边，两眼发直，口吐白沫，像是被吓傻了……傻不傻的倒说不准，被吓哑巴了倒是真的，从那一刻起他就不再说话。

好强的郭寡妇，遭此变故竟一病不起，不到一个月就撒手追大儿子去了。茶呆呆的郭敬时本就从没有当过家、主过事，先埋了哥哥紧跟着又葬母，渐渐地竟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脸上不知多长时间没有过水了，头发老长，脏兮兮的披散下来遮住了大半个脸，大白天的

也如活鬼一般。干活儿的时候也会随便抓根绳子将乱发往后面一系,但日积月累那脑袋上可就有货了,夏天打麦子免不了会有麦粒掉在乱蓬蓬的长发里,偏巧没过几天又淋了一场大雨,不久就在他的头顶上长出了麦苗……但,无论别人怎样看他,怎样说他、逗他、笑他乃至骂他,他全没有反应,不知他是耳朵真的听不到了,还是听到了不理睬?说他傻不像真傻,说他疯也不像全疯,该吃饭时知道吃饭,该干活儿时也知道干活儿,只要一没有事了就来到村口,坐在两棵大树底下愣神儿。夏天经常就睡在树底下,除非他嫂子来把他拉回家……惟独对他的寡妇嫂子,还是恭恭敬敬,百依百顺。所以每隔一段时间,孙月清就会让儿子喊来剃头匠,烧下一大锅热水,逼着郭敬时从头到脚都收拾一遍。

而村口被郭敬时当成家的那两棵大树,一棵是杜梨,一棵是榆树。早年间在树的后面是土地庙,前几年挨过炮弹,又赶上兵荒马乱,人心惶惶,谁还顾得上修庙,没过多久那些东倒西歪半拉垮的庙墙就彻底塌倒了。可庙前那两棵树却越长越旺,由于中间没了阻隔,两棵树还越长挨得越近,现在已紧紧地漂在了一起。枝干纠结,树叶搭衬,你拉扯我,我扶持你,远看像一棵,近瞧是两株。它们高出村子一大块,撑起了郭家店的半个天,在方圆几十里以外,看不见村子却先看到了树。如此这般招眼的两棵大树,自然就成了郭家店的标志,成了村人安放灵魂的地方。谁家死了人,照样到树下来“报庙”,人们嘴上不说,心里却把这两棵树当成了土地神。

八路军进村、闹土改、成立人民公社,凡是郭家店有大事,村民们都习惯性地集结到两棵大树底下开会。直到开始“大跃进”,全村的人一夜之间似乎都变成了郭敬时,疯不疯,傻不傻,对这两棵树的态度也全变了。村上的头头一叫号,呼啦便聚集起一大群人,扛着大锯,提着斧头,耀武扬威地来到村口,要伐树去炼钢。只有郭敬时还什么都没有察觉,依旧靠在大树上闭目养神,这让伐树的人无法下锯。这怎么得了,郭家店怎能容忍一个装疯卖傻的人阻挡“大跃进”的步伐?

积极分子们拥上来,抱头搂腰的,拉胳膊拽腿的,一二三就把郭

敬时扔出老远。已经多年没说过话的郭敬时似乎是嘟囔了几句：农民管种地，炼钢炼铁是工人的事，别人的事有别人管……大家十分惊奇，都转头瞪眼地看着他，分明看到郭敬时的嘴并没有动，耷拉着眼皮歪坐在地上，再说怎么看他也不像是能说出这种话的人。

当时人们都病魔颠倒，哪还管是谁说的或说了什么，两个拉大锯的人已经急不可待地拉开架势冲上去，对着杜梨树的这边就开锯了……只听得“噉儿”一声，都不像人声了，“匡啷”一声大锯摔到了地上，一个拉锯人的左腿被锯得血肉模糊。

原来他们的大锯没有锯到树上，却锯了自己的大腿！

这怎么可能，他们俩明明是朝着树身下的锯，旁边还有那么多人清清楚楚地看着……人们再拼命睁大眼睛，却还是看到郭敬时眯缝着眼稳稳当当地在大树根底下坐着。头头气不过，在旁边气壮如牛地叫喊着，却没有一个人再上前摸那把大锯。喊来喊去喊出了不信邪的人，不用大锯改使斧子，红着眼睛上前推开郭敬时，先往手心吐了口唾沫，铆上劲将斧子抡圆了从榆树这边砍下去，又是“噉儿”的一声，他左手的食指齐根被剁下去了……

这下可把“大跃进”的人们激怒了，他们喊着口号，举着拳头，既然一时砍不倒树，就号召青壮年爬上树去，有菜刀的使菜刀，有斧子的使斧子，先一根根地砍断它的树枝，照样也能炼钢，剩下树干再慢慢收拾。全村的人几乎都来到村口看热闹，重新鼓足了勇气的人纷纷冲到树下，但还没有爬树却被淋了一脸湿糊糊又臭又腥的东西，扬起头这才发现两棵树上爬满了蛇，成千上万条五颜六色、大小不一的蛇，在枝杈间或缠或挂，嘴里流着涎水，哩哩啦啦地喷向地面。其中有一巨蛇，攀附在两棵树的树干中间，张口吐芯，阴气森森……

人们呼啦啦倒退几十步，有人吓得当场跪倒。这时恰好有一群大鸟飞来，不顾地面上的乱哄哄，也不怕树上的蛇，自管落到树梢头，啾啾啾，鸣叫不已。此时大树底下鸦雀无声，再没有人敢挑头要砍树了。

当人们定住了神儿，从远处再看这两棵树，发现郭敬时又坐回了大树下面，脑袋倚着树身好像又睡着了，那条大蛇的头就趴在他的脑

袋上,人们开始怀疑那些毒蛇是郭敬时弄来护树的。从此,这两棵大树的树皮上长出一种黑漆漆、黏糊糊的东西,粘到手上洗不掉,时间一长了还会溃烂、流脓,再也没有人敢碰这两棵树了。不知不觉的,村里也没有人再欺负郭敬时了,相反地还给他升了一辈儿,无论老幼一律喊他“二爷”。

当然,不管人们称呼什么他都一概不搭腔,顶多是用眼睛看着你,算是听到了你的话。不知是谁兴的头,生了病也开始去求他,他既不推辞也不问病情,伸手撷一把杜梨树的叶子交给人家,一般的小病将这把树叶熬汤喝了还真就能好。还有能耐人给这两棵树起了个很顺口的名字——龙凤合株,并很快就在远近传开了,越传越奇,逢年过节竟有人来给这两棵树上供。

2. 大 耙

一冬无雪，紧跟着春旱，庄稼种不上，地里干得冒烟。又正值青黄不接，人最难熬，光秃秃一望无际的老北洼里，好像只剩下一个活物：远看像一头牲口，低着头，弓着腰，身后拖着个沉重的大铁耙，在大洼里耙过来、耙过去……四周浮动着一团团白气，燥热而虚幻。

这实际上是个人，一名壮小伙子，郭敬天的儿子郭存先。短发方脸，上身穿白粗布的对襟褂子，下身是黑粗布单裤，脚蹬胶底纳帮的黑布鞋，浑身上下透出一股结实有劲的麻利。他的大耙足有二尺宽，用锃亮的筷子般粗细的钢条弯成，自重有二十多斤，在地面上耙一遍，就如同绝户网在水塘里过了一遍一样，凡被它碰到的任何一根柴火棍儿、庄稼刺儿、草根草叶，都一律被钩起来归置在大耙上。待到大耙上的柴草满了，他才会回到地边，把柴草从耙上卸下来，装到他的荆条筐里。

他的大耙要耙的并不是今年的新柴鲜草，而是去年的干柴干草，可去年村里像抽风一样组织了大锹队，他也是其中一员，将土地深翻三尺，把阴土翻了上来，反把阳土埋到地下，结果不但不长庄稼，就连千百年来生命力最强盛的杂草，也都长得半死不活赖巴啦叽，如今已所剩无几。再加上今年大旱，寸草难生，地里白花花很干净，他像算头发一样拉着大耙在大洼里算了大半天，到天傍黑的时候也才收获了好多半筐柴草。而且柴少草多，干燥松软，再掺上点料喂牲口最合适。可他无牲口可喂，牲口都集中到队里养着，只能用来烧火。可这种东西不禁烧，顶多够做熟一顿饭的。